



詩經疏義會通卷之十六

○朱子集傳

後學番場朱

公遷

克升

疏義

野谷門人王

逢

原夫

輯錄

松塢門人何

英

積中

增釋

大雅三

說見小雅

輯錄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平易

皆天子諸侯會朝之樂皇矣造述太王王季之德

業與大明綿同意早麓有王贊享祀神勞等語或

亦受釐之樂忠齊追述太任六以大姜之德言文

王御家在宮之事為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臺

豈亦出而遊觀之樂子若核據言文王之德下武

有聲皆謙言武王之德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

朝廷今皆不可知

餘見小雅疏義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叶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

周不顯帝命不時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叶

賦也於歎辭昭明也命天命也不顯猶言宣不顯也

帝上帝也不時猶言宣不時也左右旁側也謂之旁

其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

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此一篇之大旨輯錄通釋

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美

也周家代商始以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

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此章言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

天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

則自今始也今即文王于孫之今日也或謂此為文

王時是不然集傳首言文王既沒而

神在上周邦之命以此而新則命之新也在今文

子孫之今日矣大抵文王有德而為天人所歸是為

文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見文

王之受命此詩以戒成王則在成王時歌之又可見文

此今字為文王時乎。增釋許氏曰自台稷始封至

三年成商一千九百一十三年武王即位一千九百一

文王之德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以生死而有周雖

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連肇啓曆數方來此

謂新即所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宣不時乎

其信然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

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君有天下也此為

之語故不曰德而曰神見其顯若生有而可賴也此

上而昭于天則與天同顯而天命之新有其故矣此

降在帝左右則又與天合體同運並行渾然無間而

福澤之被於今者尤可見其故也此章首尾皆言文

王與天為一故成王得久君有乎天下但帝字水天
字為親切左字此字為親切降字此降字為
親切蓋欲極其形容而推原其故以警
曉之故反覆申明必至於此乃止也
春秋傳天王

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陔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

然也昭公七年追錫衛襄公衆命之詞輯錄解頤曰

昭之言有盡而意無窮故反覆申言之其德之顯即於

右即文王在上之謂也然於昭以言其神而不顯又

言其德何也蓋周家天命之新固本於文王之德尤

本於文王之德其德之顯自其在人者言之也其神

之昭自其在天者言之也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此其

德之在人者然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此其神之

在天者然也文王生而德之昭著既足以膺天命

之眷顧沒而其神之昭明尤足以基天命以膺天命

其以德而受命文王與天猶二也及其昭明而不天

則文王與天一矣惟其神之昭于天也故周之為國

雖舊而周之受命則新斯命之非文王一人之命乃

○豐豐尾文王令聞音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賦也豐豐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

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輯錄疏通鑑本文王

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

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豐豐者前日文

著於前日而又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

及於今日也

同於一代之命也其神之在已相與為無窮則其
之在後嗣亦相與為無窮文王之神即天之神也上
帝之命即文王之命也上帝之降降無一時而不監
于人文王之陟降無一時而不同于帝則為後王者
豈可謂天之高高在上而不吾察文王之神窈冥恍
惚而不吾知哉此章雖不言敬畏而不可不敬畏之
意隱然見於言外矣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熙敬止假古雅哉天命有商孫

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北反

賦也穆穆深遠之意凡人內不敬外不為則必輕

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為臣而用謂之服言服行

其職○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盛德氣

象言敬則指言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

敬文王非有意緝熙之純亦不已自有不能已爾此

聖德之極致亦聖學之極功凡其所以昭于天聞於

人者皆由不已其敬而致然爾故此一句為此詩之

樞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

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

今皆維五周矣此詩事或成于所謂攝者皆以今

謂其命維新為文王時者蓋見其不然矣○輯錄

氏曰此章蓋推原周之代商由於文王故以為文王

能有之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將于京叶居

厥作裸將常服黼音甫皐况甫王之蓋才刃臣無念爾祖

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曲禮下註云

其命數與天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

也裸灌也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奉時而進之於神

也連也將助也此從毛傳嚴氏曰裸灌京周之京師也

黼黼裳也皐音甫冠也輯錄嚴氏曰祭服不止於黼

曰冕收周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

家統承先王奉其先王之祭祀也脩其禮物用其先王之禮樂也輯錄蔡氏曰賓以客禮遇之也熊去

非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為戒也王指

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蓋臣即

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

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

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

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左傳襄公四年註曰告僕夫

命固為可喜而天命靡常又不可畏也然則殷士

以得天下之故哉所以承上章劉向曰孔子論詩至

於殷士有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

不不是以富不以善傳於後

蓋傷微子之焉周而痛發之亡也此劉向釋之詞

所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參也以商之孫子而

為周之諸侯以商之美七而奔走周廟之祭天命何

常之有哉成湯惟其仁也故天命歸于商紂惟其不

仁故天命轉而歸周也

○無念爾祖于筆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叶筆

殷之未喪息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峻命不易反

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此詩凡八言

皆以天理言餘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

言其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脩其德而又常自

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脩厥德者無他也其

敬無間亦不至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

於文王之新熙矣而得矣亦知文王之緝熙敬止又言殷未失天下之

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此指殷之六七今其子孫

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

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國之得

命而天命之去留在人心故又引大學傳以廣之脩德如文王則福自至不脩德如殷紂則天命必去

而起下章之真殷也

命之不易命之不易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命之不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尤反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過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又通震度載

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

無聲無臭之有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善譽

謂令聞也宣而昭之亦又庶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

之於天也折斷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

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作起也法文王

持敬持敬不已則合乎天而得在脩德脩德在

民矣以終上章念祖脩德之意子思子曰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

之所以為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

者可得而言矣天道不已以其純乎理也文王緝熙

然不已也所謂與天敬止則渾然天理而無不純純則自

同德者理而已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首章之意是文

王即天此章之意是法文王即所以法乎天此篇首尾皆是文王與天為一但愈言之而意愈深耳。上章念祖脩德配命三句此章儀刑文王一句周公切切而成或王以用功者在此而巳。韓錄通釋曰天高在上而文王之神亦在上帝為天之主宰而文王之神則非降乎帝之左右是上帝所居即文王所居也。何以知文王之能然哉以其與天同德而已。天之德於穆不已所以為天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所以為文於穆不已者天之誠也純亦不已者文王之誠也。是文王之德即天之德儀刑文王即儀刑於天也。天與文王一而巳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仲夏以為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語解云文

發出許多義理。○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尊

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為天子諸侯也。三章

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

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商則不唯誅罰其

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

之禍不唯及其子孫而又及其群臣之後嗣也。

六章言周之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為法而以商

為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為監而以文王為法

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

矣。際者交接之義也。天命之得失係君德之盛衰。見天人之際。國家之得失。係天命之去留。

見興亡之理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

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

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為兩君相見之樂兩君

國之諸侯特舉其一端而言耳兩君相見者朝

也見魯語輯錄通釋曰一章以文王之德與上帝之命對

言也二章言天之命周與四章言天之命周與

對三章言命周之羣臣後嗣與五章言命周之

羣臣後嗣為對六章先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

章先言監商後言法文王亦對舉而互言之周

公既以文王之德播之聲詩以戒成王矣而後

成王者告諸天下後世焉其意遠矣哉然此

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

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

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

通釋曰四章所謂昭者光明也即所以昭明于

天之本也所謂昭者繼繼也即所以昭明于

之本也文王之生也繼繼元明而不已其聞

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下而不已其聞

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下而不已其聞

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下而不已其聞

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下而不已其聞

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下而不已其聞

敬故其沒也昭明于天下而不已其聞

多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

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

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文王之

乎敬法文王者當從事於持敬此詩七章四

章以前言所以得天下之故五章以後言所以

保天下之道輯錄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

以為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學出此一

字以詔後學其有勿於聖學多矣

學者舍是實無以為進德之階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叶辰天難忱市林斯不易以豉

維王天位殷適音使不挾子變四方

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

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增釋

祥曰挾如挾泰山之○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

挾謂提挾而有也

挾謂提挾而有也

挾謂提挾而有也

挾謂提挾而有也

挾謂提挾而有也

挾謂提挾而有也

挾謂提挾而有也

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

赫赫之命此兩句一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有明明之

之無德則不能保其所有之命命之所在不可恃也

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

為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爾

如此乃以殷紂之事實之見已然之明鑑也輯錄呂

東萊曰天位設也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者周

家有加而無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我者培之傾者

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嚴氏曰首章專述天命殷

事之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甲于

京叶居反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叶戶反大音泰任有身叶戶反

生此文王

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之諸侯

也輯錄自周而言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

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子于媯親音親汭音汭為嬪于虞

也輯錄堯典蔡氏傳曰釐理降下也媯音媯水名水北曰

北使為舜婦于王季文王父也行若皆本於德也身

懷孕也輯錄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子而言○將言文王之

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

矣以大任配王季而大任皆維德之行天故為生文

王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

足以盡王季大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博也陳定宇

曰聖賢之生不偶然也有配偶之賢而後有嗣續之

賢故詩推本聖賢之生性自其所從來如生民言

遷而及姜嫄此言文王而及太任下章言武王而及

大姒皆是也其意深矣嚴氏曰次章述太任生文王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叶筆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叶越

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
之德於此為盛昭明終日乾乾對越上帝謂也懷來回邪

也敬以直內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厥德不回亦是
敬天與之人與之皆聖敬之效驗也信以人事天則

以小心翼翼言以上臨下則以厥德不回言翼翼
不回德也陳多福受方國皆赫赫之命使然爾謹錄

嚴氏曰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小心恭謹明
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具

德不邪故能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解頤曰敬者德
之與也無敬則德不行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
人心合故以之治人非有心於
多福以之治人非有心於
求媚也而自足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叶作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音士叶文王嘉其大邦有子叶獎
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

洽音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
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大妣也○將言武

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昭實在於
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或謂即位之初年恐鑿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
之期而大邦有子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天以大

王為配此赫赫之命也而所以得此者以上章翼翼
不回之德致之也下兩章亦承此意輯錄嚴氏曰四
章述天生太畀
以配文王也

○大邦有子叶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

詩經卷之六

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磬也。孔氏曰：如今

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大以之德，谷乎天。文禮祥

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造，作梁橋

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

浮橋也。傳曰：乘船危，就橋安。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

舟，大夫方舟，士特舟。船曰方舟，獨一船曰特舟。張

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

也不顯顯也。曰：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韞，嚴氏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京，叶音維。子維

莘，反。長，丁丈。子維行，叶反。篤，生武王保右，音命爾

伐大商

賦也。續，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妣也。行，嫁。篤，厚也。

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輯錄饒雙峯曰：文王生

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

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

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

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有，有德之文王。

之大，妙，有有德之文王，大妙，故與之以有德之武王。

故保佑命之使順天心以伐紂，皆赫赫在上者為之

也。輯錄嚴氏曰：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和。此章述

之婦，故謂之續言文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

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與叶音上

帝臨女音女無貳爾心

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成見武矢陳也

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

章言武王伐紂之時此下二章所以盡變紂衆會集

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與

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

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

然而贊其決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

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武王率師上帝臨之所謂

歸輔氏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女與爾雖皆指武王

帝臨女此二句以存心養性而事天也通釋曰武王誓師曰文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非贊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維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嚴氏曰七章述武王伐商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音彭彭叶舖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叶謨

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

貌駟馬白腹曰駟錄檀弓曰周人尚示戎事東彭

彭強盛貌師尚父大公望為大師而號尚父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

王壽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

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

明輯錄孔氏曰王肅云不崇朝而殺紂天下方大清

猶有如陰禮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大悅

此章不牧野之事然言其禮車之煌煌而巳不及乎

牙錢之利則是無待於擊刺也言其馴駮之彭彭而

已不及乎弓矢之民則是無待於貫革也言尚父之

鷹揚而巳不及乎徒御之衆則是無待於選鋒也

之勇也所以然者殷周之不敵久矣孔子曰仁不可

為衆也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巳也馬用戰

皆此意也會朝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謂一戎衣而天下定也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城德之商天命不佑彼而佑我則天下上下去就無

常可見矣觀周之所以興商之所以不祚四者如

此則成王之心揚然知所戒矣

上章伐紂之事也陳定宇曰篇首之明明以德之明

言之也篇末之清明非德之明者鮮之也

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非德之明者鮮之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武之德自王

武之德自王

武之德自王

武之德自王

武之德自王

詩經

大任始

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德是與二

章言王季大任之德以及文王三章言文王之

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

七章言武王伐紂八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

之意

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

有文王大妣則有大任大任則有文王

公以爲臣蓋天夫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

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非苟然也

言文王大妣之德以及武王大任之德以及文王

而又有將帥一家祖孫父子夫婦姑皆聖德

昭事之聿懷天之賢師衆之盛至于天命之保佑

而不盡其道詩人形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又

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為兩君相見之樂見魯說

見上篇

縣縣瓜瓞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反漆七音古公亶

都但反父音甫陶音復陶穴叶戶反未有家室

比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木初生者

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

也沮漆二水名在瓠地自土沮漆自沮漆也語倒如此古公號也

夏夏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太王焉陶室窳也錄

穴之通名也與宮互名也瓠地近西戎而古公始其

俗如此○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

陶復陶穴就民間言穴在地下復在地
上俱稱為陶之復是窳窳之為重
室者固穴是窳窳之為土室者
那也若寒非七世以御示之也未有家
室反照下篇尸我便是

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一節此

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沮之上

而古公之時君於窳窳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文王

而後大也厥初生民自后稷始入此室處在邠公特

出繇詩首章是見民人所自來姜嫄生后稷建邦啓

土之由也稷封於邠而不窳窳去則有邠廢而周無

民矣漆沮之邠又周之民人始生之地也夾皇邇過

雖云已有宮室但穴處乃邠地所不能無謂之未有

室家何怪哉况詩意主言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克成

厥勳以二王始終之者見在邠而小遷岐而大耳輯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叶補反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

下叶後反爰及姜女聿來齊字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聲也難其來以早朝特疾

首句家室豈
始居封國之小
終成王業之
大也但此意不
必見此之意
此乃歌比

劉氏曰周人
之生盛於
岐周豐鎬之
時而始于公
劉居邠之日
公劉以前固
生于后稷而
不窳窳窳
周民幾無
生矣故厥初
生民時惟姜
嫄生一也也民
之初自土
沮漆又一初

走其率循也澠水厓也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

也釋名羅氏曰岐山地理考異亦名天姜女大王妃

也不相相視也宇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

之事之以皮幣珠玉大馬而不得免乃獨其耆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

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

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朱子引此以明大王遷岐

錄朱子曰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幣帛會東也

土地木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也邑作邑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張其所以養

而強之徙也忠厚不迫其遷本以全民不致必民之歸

民心自不庸釋乎大王蓋戴其仁有素也

○周原武王茶音如音始音爰音謀音

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無臙肥美貌董

烏頭也茶苦菜蓼屬也餽錫徐盈也契音所以音然音火音而音灼音龜音者

也形似烏之頭蜀人謂烏頭也契音所以音然音火音而音灼音龜音者

也此云周禮董氏掌共煇契以待卜事是楚燔與

以音刀音刻音龜音甲音欲音鑽音之音處音也輯錄前漢書註曰契刻也

契音○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音耳音

耳音於音是音大音王音始音與音龜音人音之音從音已音者音謀音居音之音又音契音龜音

而音卜音之音謀音及音卿音士音庶音人音也契龜謀及卜筮也既音得音言音

○周原武王茶音如音始音爰音謀音

朱朝走馬死
倉皇周禮
象乃見地
意爰及馬
如不見不
之不從惟
死同行耳
字亦含下
意

此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地和如此又必協之人神
而後定若焉致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輯錄王氏曰
重而不敬忽也
臣民以土
功之時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叶羽廼疆廼理廼官廼廼叶

彼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叶上

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小界

理謂別其條理也注見信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

溝洫也常以導溝洫為是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

自西水澗而徂東也輯錄疏云疆在周原西北而經

言周徧也言靡事不為也慰止左右所以養之也

田里之始也周爰執事則又不特此而輯錄嚴氏曰

凡不當為者無不盡也

○乃召言公乃召言從俾立室家叶古其繩則直胡反

色六版以載叶節作廟翼翼其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作設之事輯錄曹氏曰

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繩所以為直凡

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東板而築也輯錄

曰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

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

會歲庫之屬皆在馬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左右

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

馬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

陳言曰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而

庭後迂和之治正祀絕絕後所

作廟之制前
堂後寢左
昭右後此其
位處不同所
當度之畫
正則束板與
緊承繩直
末不以此繩
直向屬司空
板築向屬司

揚之二章有仁孝意人君一自有人
民宗社之青况遭家未造正人心
當之際王室新集正祀統絕漢
之社也上氣流乾厥師之氣
石及投回之子不氣創業垂統
之初之重數本崇存也

次房室為後

輯錄毛傳本

翼翼嚴正也

太王遷岐與公劉遷豳之

事大梁同公劉相土以山川太王相土以生物公劉之止基其民即大王慰止左右也公劉之廼理其民即大王疆理宣猷也但彼則處處廬旅言言語語其規模小此篇乃召司空以下其規模大蓋時世有先後故不同耳

○棟

音俱之

墮

耳升反

度

待洛反

之

薨

薨

築

之

登

屢

馮

扶木反

百

堵

丁古反

皆

興

馨

鼓

弗

勝

音升

賦也棟盛上於器也墮墮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墻成而削治重複也馮馮

墻

堅

聲

輯錄劉統中曰謂墻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

五

版

為

堵

其高五版

興

起

也

此

言

治

宮

室

也

馨

鼓

長

一

丈

二

尺

以

鼓

役

事

輯錄也官設人朱氏註曰馨緩也以後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又通作臯

弗

勝

者

言

其

樂

勸

功

鼓

不

能

止

也

此與庶民子來同意

○

迺

立

臯

門

有

仇

苦浪反

迺

立

應

門

應

將

將

七羊反

迺

立

冢

土

戎

醜

攸

行

叶戶反

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仇高貌王之正門曰應

門

將

將

嚴

正

也

輯錄考索云臯者遠也門最在外故曰臯應當也禮記疏謂南嚮當朝正

門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

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

音泰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為天子之制也

輯錄曰太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為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饗也戎

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

宜沮漆之龜一時也走馬至岐一時也未幾而垣墉成宮室與宗廟門社無不備氣象一變如此周家興起

之勢不可遏昆夷駝象有其兆矣輯錄爾雅曰宜祭各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

○肆不殄田典厥愠紆問亦不隕韻敏厥問柞反

子各械或音拔反矣行道完矣混昆夷駝反

徒對矣維其喙矣反

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

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檠也枝長葉成叢生有

刺械白拔音也小木亦叢生右刺輯錄爾雅註曰叢

紫赤可啖詩疏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

白械直理易破可為積車輻又可為矛戟於今人謂

之白械或曰白柞二說未知拔擬拔而上不拳曲蒙

密也充通也始通道於柞械之間也駝突喙息也呂與叔曰駝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言大一工雖不能殄絕混夷

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

不怒也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輯錄補氏曰自脩之

有其實則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

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付日衆則木拔道通昆

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

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木拔道通實太王作

特加盛耳故皇矣之時又以斯後斯允為太王時也

輯錄呂東萊曰此章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懿屈伸之

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耳○增釋吳師道曰孟子

大王避狄大王事德嚮集註所謂狄人即德嚮也此

詩肆不殄厥愠傳謂昆夷則為大王患者德嚮昆夷

○虞芮如鏡質厥成文王蹶吾厥生叶桑子反

近夷狄蓋非一種矣

曰有疏附叶上予曰有先息焉後胡豆反叶予

曰有奔奏與走通叶予曰有禦侮

賦也虞芮二國名實正成平也得其平則無爭也傳

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

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輯錄嚴氏曰畔謂田之邊

皆不及後路如火入其邑男女異路輯錄嚴氏曰畔謂田之邊

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註斑白不提挈輯錄疏年

者代之也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士疏

小人不可以獲君子之境輯錄嚴氏曰畔謂田之邊

所爭田為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毛傳之說見於孔子家語好生篇孔子曰以此觀之

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應至矣哉

亦以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

間原焉增釋鄒陽張氏曰虞芮讓田今平陸西

里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

也生猶起也王榮至此大盛國予詩人自予也率下

親上曰疏附疏導也引道其上也相道並去前後曰先後

曰奔走外不疾而速若置郵而傳命故曰奔走武臣

折衝曰禦侮有以折其氣也○言昆夷既服而虞芮

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

詩經卷之六

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功

而然輔氏曰四臣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

所界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文王德人之盛如此今日喜談而樂

道之詞意之詳不期而然矣上篇終之以

尚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

縣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

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

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

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輔氏曰以上三篇

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上公王

季下及武王之德則又及大王之德蓋歷代

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任大責重不可

不謹戒而保守之也愚謂周家世有哲王其作

則垂憲者無矣周公未嘗不曰武王不曰武王則曰

所以成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武王則曰

於成王若正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伊尹之

於太甲也非成湯之事

不以訓其意亦猶此數

辟音壁王左右趣叶此之

興也芄芃木盛貌樸叢生也六根枝迫逐音相附著

也直畧也標積也輯錄嚴氏曰廣以濟濟容貌之美也

如此聖人之德容也醉而面盎背此聖人之德容也醉而面盎背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此亦以諫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標之

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功

而然輔氏曰四臣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

所界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文王德人之盛如此今日喜談而樂

道之詞意之詳不期而然矣上篇終之以

尚父此篇終之以四臣二詩之意相似

縣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

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

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

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輔氏曰以上三篇

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則上公王

季下及武王之德則又及大王之德蓋歷代

先王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任大責重不可

不謹戒而保守之也愚謂周家世有哲王其作

則垂憲者無矣周公未嘗不曰武王不曰武王則曰

所以成者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武王則曰

於成王若正欲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伊尹之

於太甲也非成湯之事

不以訓其意亦猶此數

辟音壁王左右趣叶此之

興也芃芃木盛貌樸叢生也六根枝迫逐音相附著

也直畧也標積也輯錄嚴氏曰廣以濟濟容貌之美也

如此聖人之德容也醉而面盎背此聖人之德容也醉而面盎背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此亦以諫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樸則薪之標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發我王歌髦十攸宜叶半何反

賦也。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

裸以璋。瓚瓚字屬以圭璋為稱。瓚疏曰。祭統云。君

助行裸。事非獨一人。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

向之意。主自為一人。主中分為二。璋奉於王前。則其中

我我盛壯也。髦俊也。宜稱也。左右俊髦。固有趨向之意。

儀容俊偉。以奉其章。此人此器相稱也。此承上章言。祭禮之時。人必歸向之也。

○渚匹世彼涇舟。烝徒楫。音按叶之。周王于

邁六師及之。興也。渚。舟行貌。涇水名。烝。衆也。楫。櫂也。權于往邁行也。六師

六軍也。所攝及。攷詩意。蓋追維之。樂則六師亦追言

耳。○言渚。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

則六師之衆。追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與

自然皆體之意。無不相之。皆然也。以興衆歸其德。不

令而從。自然也。烝。徒。楫。之。則亦有此意。此言征伐

之時。人心歸向之也。絜。綠。解。頤。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上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

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倬陵角彼雲漢為章于天。因叶反。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

天。考。倬。字。正。呼。壽。考。二。字。也。章。文。章。也。何。漢。皆。天

文也。但。河。漢。之。體。為。最。大。河。漢。文。王。九。十。七。乃。終。故

言壽考。壽考則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化

之則其遷善也。不自知鼓舞之則雖頽墮委靡者亦奮然而有為矣。所謂待文王而興者如此。輔氏曰。

此章言人心所歸向文王之故俾彼雲漢則為章
于天矣周王壽考而何不使人乎作人非一朝夕
所能必積久乃可致也愚謂雲漢以漸而能作人地
能為章于天文王歷年多則化行以漸而能作人地
曰然矣此章蓋以盛大德久之功用為與輯錄曹氏
鼓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網紀四方

興也追離也金曰雕玉曰琢以玉為質則琢之相質
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理之為紀總
舉之使之皆有所係謂之綱詳而理之使之各有連
屬謂之紀皆是然此之意而網則無所遺紀則無所
紊○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天下之政治
金琢玉者則致其華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
矣天下之物無以加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
矣則致其美好之極而無以加矣勉勉我王則所以

網紀乎四方者至矣天下之為治者勉而又勉如
矣此以用心至極為興蓋追琢金玉是貴重乎物
而用心致美之極勉勉不已是勤勞於事而用心致
治之極故取以此起興如此觀集傳至矣之云可見○
前稱濟濟辟王此稱勉勉我王濟濟以貌言德之見
於外也勉勉以心言德之存於中也輯錄許氏曰竊
謂卒章為有義之興言文王之德之純也文之見乎
外者固若金玉之追琢質之存乎中則實金玉也表
裏如一豈致飾於外而已故勉勉其德之我王能網
紀四方也今兼存之

此皆意

棧撲五章章四句

此亦以昭先王之德使人知周

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為人所歸後二章言

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

五章之序首以左右言次以六師言至作人綱
紀則盡乎人矣人心所以歸之之故於此見矣

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

周公也。

瞻彼旱麓。音榛。音濟。音濟。音禮。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旱山名。音南。音齊。音旱山。麓。山足也。榛。似栗而

小。楛。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樂者。和樂

易也。和樂而平易。必純乎天理。乃能然。周公以稱文

王。即其所。有者。贊之也。召康公以戒成王。以其所

當有者。期之也。君子。指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

旱山之麓。則榛。楛。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

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

子云爾。此皆莫之致。而至者。故以自然之理為興。早

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自歸之。以其德之盛也。

輔氏曰。言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優柔寬裕。盡其

理而已。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歌之。則若見

其以豈弟之道。干祿。而所以干祿者。有道德爾。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

祿攸降。攻反。葉。興也。瑟。續。密。貌。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

金為外。而朱其中也。指其體謂之玉瓚。據成器謂之

圭瓚。瓚。盛也。酒以黃金為勺。有鼻口。酒從中流出。漢

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瓚如

勺。為槃。以承之。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有二寸。其

蓋九寸以下。黃流。鬱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

裸之也。解。錄。疏。云。草名。鬱。金。則。黃。如。黃。流。攸。所。降。下。也。○

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

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藝。味而黃流不注

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

此物類相從之意而以必然之理為興 矣解頤曰器之美者味亦美德之盛者福亦盛

○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豈第君

子遐不作人

興也鳶鳩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

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

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此可以見蓋

之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

淵矣豈第君子而何不作人矣言其必作人也為必

然此章不言福下章不言豈第二章之意正相足也

輯錄解頤曰物之圓於德者有自然之

○清酒既載牡既備 以享以

祀織反 以介景福力反

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豈第之德則

祭必受福也德有以及乎人斯有以感乎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第君子神所勞

興也瑟茂密貌鎮密此章柞棫故言茂密 燎爨也

此皆極盛之所致者 或曰燎燎除其旁草使木茂也

從此說則二者皆有裁者培之之意亦以 勞慰撫也

輯錄解頤曰物之盛者必為人

○莫莫葛藟施 于條枚豈第君

子求福不回

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舊盛則自施于條故德盛則

邪要求而得之哉以足首章干

早麓六章章四句

輔氏曰誠言文王有德而人

之也愚謂早麓首末兩章見其自然受福二章

至五章見其必然受福增釋許氏曰此詩五

章有豈第君子一語者皆與生一章無此語者

為賦其意則在各章末句相次為義一章君子

思齊

大音任文王之母

莫後思媚美記周

美京室之婦

大音任文王之母

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

周也犬妙文王之妃也微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

多也

春秋傳云魯蔡邕霍魯衛毛肅部雍曹

此特其見於書傳者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

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

而稱其為周室之婦輯錄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媚者

盡婦道者至於大妙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

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

深也原其質之所稟則曰聖究其德之所成則曰賢

爾言其所從來者如此文王之德有由然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牙于家邦工

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輯錄張子曰未恫痛

此齊莊是德之全体思媚也
其後用之一也太妙之類音庸
獨止于思媚則百斯男之是
見在文不可以故云

惠宗以不招祭祀以乃平日
一德五相默契之意刑子
通管不三由至人死不化意
不重有序刑字与急字皆指
自始以此不可作用功矣

也謂之義與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

迎之與之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人相接治國

則與一國之人相接輯錄此從毛傳孟子許與鄭箋

同○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無怨恫

祖考其安樂之矣輯錄此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輯錄

曰大學傳齊家治國章三引詩文始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朱子亦嘗謂即刑寡妻至兄弟御家邦

之意孟子曰言舉斯心如諸彼而已孔子孟子之言皆

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此則通釋之也

家國皆積盛致然也此言其德之所施者如此輯錄

解頤曰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疎

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格誠以治人

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雖雖於容在宮肅肅在廟音不顯亦臨無

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

也射與數同厭也保守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

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踰居幽隱亦常若有

臨之者踰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

是射而後守之則有間矣○文王之德見於外者隨

地而然根於中者無時不然其表裏之俱盛如此

錄熊夫非曰此承上章而言雖離在宮即刑于寡妻

以離和之事肅肅在朝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解順

所以為神者之神也所以為治人之本也肅肅敬之

指其在神者而言也無射自其在己者言之亦保則

戒懼則常若有臨之者人之所處雖在幽隱而心

之葆存則常若有所守焉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所以為純亦不已之實也

○肆我疾不殄烈假古雅不毀不聞亦式不諫

亦入此與下章用韻未詳

賦也肆故今也我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

及昆夷後祝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毀過也輯錄過失也

此兩句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相表裏前聞也式

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

而光大亦無玷缺光大者德見於外有光輝而又盛謂光且大乎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

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謂光且大乎無不合於法

天合是也性與天合主亦式亦入言輔氏曰不聞亦勉從容中道也愚謂不聞亦式者法由此立不待事而能諫諍亦入者由仁義行不待矯而正也此言德

極盛故不因患難而有損德本盛故不資輔導而有

益也已上二章言德之成已者如此輯錄解頤曰或疾不殄難之自外至者聖賢有所不能也烈假不

毀德之由中出者聖賢未嘗不自盡也不聞亦式其

知生知不思而得故稽之往古而不謬也不諫亦入

其行安行不勉而中故質之當今而無疑也此所以

為性與天合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亦譽髦斯士

賦也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造訓為猶

第謹信兩掃應對進退之類無不能之所謂有造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

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三章和

正言文王之德四章處困而亨故一時人材皆得其

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譽髦即指有德有造言斯士即指成人小子言。聖人德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即指成人小子言。聖人德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即指成人小子言。聖人德

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即指成人小子言。聖人德

盛如此天下函沫於教化中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則所以譽髦之者至矣然不易致也必久於其道而後化成彼下作輒者其能與於斯乎此章言德之成物者如此輯錄呂東萊曰聖人充澤萬世者無有六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敷夫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王氏曰初言大則化或乎內也終言聖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增釋許氏曰首章專主於

大任而言謂大任有齊莊之德故能生文王其德之本則上繼於大姜其德之化則下及於大如此西句因及大任之德之本效以著其所以成文王之聖也二章言文王事神接人各得其道三章言存諸身者純亦不已四章言見諸事者性與天合率章言作成人材之盛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叶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叶胡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叶連眷西顧此維與宅各反

賦也皇太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

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

謀也耆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耆致也致猶取也言其德為上帝

之所取也輯錄程子曰毛氏武傳云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輯錄

廓如匡廓之廓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叙大王

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

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

之政既不得矣桀紂之政皆政之失者也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

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

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人知大

遷岐而不知天欲以此與周也故推本天意而言其故輯錄解願曰天豈私我有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

求民之安定也

○作之屏必領之其蓄莊持其翳一計脩之平之其灌

其樹音啓啓之辟婢亦之其擢丑貞其据羗居反吐攘之

剔它歷反之其槩鳥劔其拓章夜反叶帝遷明德古患

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賦也作技起也屏去聲之也籥木立死者也翳目斃

者也死而仆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脩平皆治之

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捌行音生者也啓

辟芟除也擢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輯錄爾雅註

莖小楊陸氏曰生水傍皮正据音擢音也腫節似扶老

可為杖者也輯錄陸氏曰節中腫似扶老即今擢剔

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聲上也槩山桑也與柘皆美

材可為弓幹又可蚕也輔氏曰籥翳則因其死斃而

脩治之擢擢凡木則芟除之槩柘美材則明德謂明

德之君即大王也擢擢之此皆循理而為得治物之道也帝夷即泚夷

載路謂蒲路而去所謂混夷駮矣者也配賢妃也謂

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周之事此章發上章蓋

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

王君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

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

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大王之治岐

居其地而外侮除又配以賢妃而使受此定命也天意於是確然矣輯錄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

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時故人

○帝省息井其山祚棫斯枝滿目松柏斯允徒

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

則友叶羽則友其兄叶虛則篤其慶叶法載錫

之光受祿無喪叶平奄有四方

賦也按允見縣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此

上章作屏脩平啓辟攘剔言縣以為文王事此以為

大王事蓋斯按斯允是方然之時按矣允矣則其如

此者久矣詩人之詞自有問也○增釋許氏曰允字

釋文於縣吐外反於皇矣徒外反是義不同而音亦

不一也今傳於縣吐外反訓通以按允為木按道通

於皇矣則徒外反亦以按允為木按道通是音異義

同也按之手詁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

俱當作吐外反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

以君之也犬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

心非勉強上聲也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

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善兄弟曰友兄謂

於良知良能豈非人心而然哉善兄弟曰友兄謂

犬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言帝

嘗其山而見其木按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衆矣

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

犬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太伯見王季生文王

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太王没而國傳於王

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大伯王季皆足以當其國

讓而王季宜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

而非既受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
 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
 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
 四方也天以大王善於治岐也故祚之以賢嗣君嗣
 君又薦天倫而益培之宜乎盛昌其後矣王
 季之興起一者本於父之功二者由於已之德此章
 又發上章末句之意解頴曰王業之成雖在於
 武王得天下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讓王季
 之日太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業之
 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業之
 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
 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
 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雖
 知也此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為其慶哉
 錫之光詩人所以稱三美詩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其心武伯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丁文克君王如字或此

大邦克順克比必里比毗至于文王其德靡悔
叶虎既受帝祉音施以岐于孫子叶獎
 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貊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
 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非
以事理言善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
 惡以人品言其實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克長
也克君順慈和徧服也慈愛和柔比上下相親也王
能治也大邦猶言君此大國爾王季未嘗比于至于也悔遺
為王但自今日追言之故云然也比于至于也悔遺
 恨也輯錄嚴氏曰人有過則悔恨靡悔○言上帝制
 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天使其心明知審又清
 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清靜則不清亂亦指是以

王季之德能此六者心有推度德無至於文王而其

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天厚王季而其德亦盛矣文王繼之又以其積累之功益

受經感之福王季得文王以為子則其積累之功益

著矣此章正言王季大王則受命既固王季則受

祿無喪而文王則又相繼以受帝社周家之福非一

矣日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頤無然歆羨蔽面

先登于岸叶魚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叶下侵阮

魚究徂共音王赫斯怒叶爰整其旅以按音

徂旅以篤于周祜反以對于天下叶

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下所言也無

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無然禁止之詞聖人不待禁

然猶言不可如此也止然天禁止之則不為過矣畔

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動也

愛慕也增釋金履祥曰畔援兩字相反歆羨只是一

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姑

其入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其

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其池是也輯錄寧州涇州即

涇州並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

輯錄通釋曰二祐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

歆羨則溺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衆人溺於人

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七道之極至文王絕無人

聖中征伐之事理當代則伐之輯錄彭氏曰無畔援則

至善無以加所謂登于岸也

中正而不弱於敵故能造道之極也剛大蓋天實命之而非

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

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輯歸詳顧曰敢距大邦不知

知有恤小之義也此天理之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

衆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

怒之初未嘗有所畔後欲羨也文王以天之此文王

征伐之始也此下四章又發上章

○依其在京叶居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何反度待洛其鮮息淺

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玉

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詳善將側方鄉也韞錄

日鄉人醫 ○言文王安然在周之京文王駐兵於國

鎮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輯

通釋曰按春秋書法階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

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

之岡即為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

我也輯錄輔氏曰詞直理正威靈氣嚴莫於是相其

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文王居程邑凡三年

以下即上章以篤周枯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

密而言通釋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

邑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

在京兆府咸陽縣輯錄即今西安府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丁丈反

夏少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

方同爾兄弟以爾鈎援音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

明德也帝卷明德大王也其德克明王季也予懷明

有淺深則聖以猶與也夏華未詳增釋金履祥曰不

賢所以別也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華凡事不自高不自大

不輕改作皆不為已甚之意不識不知全不用其私

智則法也仇方讎國也兄弟與國也輯歸彭氏曰以

弟亦未嘗稱王一驗也鈎援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所謂雲梯

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

者也皆攻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音縣

即今西安府鄠縣亦隸陝西墉城也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

囚西伯於羗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羗女奇物善

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

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言上帝眷念文王上章帝謂文王是設為上帝

設為上帝愛念而稱美之言其德之深微不暴反

著其形迹夏可訓大華可訓變朱子以不大聲色不

庸不顯為恭之妙也輯錄程子曰天謂文王予懷爾

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

發見大其聲色也故曰聲色之於民未也不

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既有渾然之德又順自然之

故又命之以伐崇也詢問罪也呂氏曰此言文王

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德不形以不大聲

長夏華言呂氏以長夏華為長諸夏華命雖與兵以

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帝謂文王之語是為

伐密伐崇張本文王伐密非有欲心所以行之者乃

事理之至極也其伐崇也非欲張其聲威氣凌所以

處之者皆天理之自然也嗚呼非周公言之孰知文

王奉天不已之心乎輯錄嚴氏曰崇侯諸文王而文

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假紂為不道乃天人之

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

理故喜怒哀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叶胡負反崇墉言言執訊音連連攸首獲

反安安叶於有反是類是禡馬穆反叶是致是附叶上

方以無悔臨衝弗弗音弗叶崇墉乞乞魚乞反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叶虛四方以無拂叶分

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音續狀賦

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輯錄王藻云

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安安不輕暴也類

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

謂黃帝及蚩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第第

強盛貌乞乞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傳

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去聲伐之因壘而

降信公十九年因壘而降言不增言文王伐崇之

初緩功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

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輯

李于仲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夫始攻之緩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李于仲曰文王所伐者崇耳而四方之夫始攻之緩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國無不服從以文王之伐當其罪故也

此詩大意言天眷有德而莫民
 子乃有德之實大王所以受
 之命者也也三季之所以受孫受社
 者中世又王之可以伐密伐崇者此
 也漢詩見周家祖孫父子世
 德相承同歸于安世業相繼
 同身受乎天命為及王政承
 三季之業必修德以安民而自
 所以承天命此詩人之意也
 故山云此當把天命重看見得
 天子于周世之却屬意他
 所以屬意者以世之有德也
 說也

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
 之也輯錄通釋曰此其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
 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輯錄通釋曰
 乎此所謂文王之師也補氏曰是致是附仁也是絕
 之而不致侮仁之至也義以絕之天下從之而不致
 拂義之盡也愚謂文王伐密侵疆逼旅而已及伐崇
 則是伐是肆是絕是忽聖人興師致伐而有不同此
 不可知但詩人皆以帝謂文王起之則文王以天吏
 奉天討如權衡稱物低昂隨其輕重爾初亦何嘗容
 心哉韓錄解頤曰閑閑然徐緩言設之而不絕也
 言然則詳審而不暴也是類是鴻昭其罪於神也是
 安是附敷是德於人也此四方之所以莫敢侮也是
 弗然強盛則非徐緩之比也仇然堅則則猶負固
 不服也於是伐以聲其罪肆以奮其力絕以殄其祀
 忽以滅其國則天誅不留而罪人斯得矣此四方之
 所以莫敢拂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

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

文王伐崇一章言大王居岐之故二章言大王

居岐之故三章言王季興起之故四

章言文王伐密之事五章言文王伐崇之故六

章言文王伐崇之事七章言文王伐崇之故八

之意自始至終皆惟原其本於天而非人力之

所能為也

經始靈臺叶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居力庶民予來叶六

賦也經度聲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

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營表平聲即標識也經者度

攻作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

氛侵音侵察災祥氣災氣時觀游節勞佚也韓錄解頤曰望氣侵

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

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

自來也以之成之即是子來之事韓錄陳定宇曰不

勞者事君之義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張商孟

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韓錄註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此

之謂也民被文王之德而趨事起功如此則

○玉在靈囿叶音郁鹿音鹿伏音伏鹿音鹿濯音濯濯音濯

白鳥音鳥玉在靈沼音鳥於音於鳥音鳥物音物魚音魚

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築牆為界

其中鹿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肥澤

貌韓錄解頤曰言其性騫騫潔白貌韓錄解頤曰此

躍言鱗介者樂其為鱗介也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物

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鳥獸魚鼈被文王

與山林川澤無異各遂其性如此則

○虞音巨業維音維攸音攸賁音賁鼓維鏞音鏞於論音於廬

賦也虞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枸音枸業枸上大版

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攸業上懸鍾磬處以絲色為

詩經卷之六

鼓鍾辟雍
語維對待
如是半字
言鼓鍾之
于辟雍者
可樂也

崇牙其狀縱縱然者也。輯錄疏云以絳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縱即崇牙。

之貌縱然也。崇與崇牙皆所以飾拘禁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

圍加三之一。輯錄韓人註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

尺加以三分之一則中圍十六也。鏞大鍾也。論倫也。言

得其倫理也。倫理條理聲音也。如無相奪倫也。辟璧通麗澤也。辟麗

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立如壁以節觀者

節止也。止之故曰辟麗。

○於論鼓鍾於樂辟麗鼉。鼉徒河鼓逢逢。薄紅蒙

音瞽。蒙音奏公。

賦也。鼉似蜥蜴。長土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

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瞽。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為之。

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八事也。輯錄呂氏曰樂八事也。聞鼙

鼓之聲而知矇瞽方奏其事也。矇鼓作於辟麗而且

教民之心遂於此矣。可樂也。上章是作樂有其地。此章是作樂有其人。於講學行禮之處有鐘鼓之樂。

蓋以其乎衆人之樂矣。得不重言而深嘆之乎。輯錄

嚴氏曰申言鐘鼓辟麗之樂。詠嘆不能已。樂之更端

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方言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

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

詞也。靈臺辟麗本不同。處在靈臺則有靈臺之

皆然。故民樂之而詩人得以述之也。輯錄解頤

曰前二章言靈臺之遊觀。後二章言辟麗之教

育遊觀而必言其物之盛者。以見涵育長養之

有其素也。教育而必言其樂之和者。以見鼓舞

你與之有其術也然則臺池鳥獸之樂固與百姓共之而鐘鼓之樂又將與賢者共之也疑問曰文王終身西伯而靈臺兩言辟雍豈西伯亦建天子之學乎朱子曰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則在追王之後無疑故靈臺以王在靈園王在靈昭言之則無懸於辟雍之名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叶居良反

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

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在

天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猶所謂文王在王武

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京鎬京也○此

章美武王能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蓋

章以世有哲王為大旨三后在天皆哲王也武王又

以哲王居鎬而對彼三后在天之神可見周之世有哲王矣稱錄解順曰聖人與王之業非先後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先後在天之神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

蓋一代與王之業必世德之相承有以基之於前而後聖德之受命有以成之於其終也周之玉業自文王而始著自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矣然推原其始則文王之前固有王季也王季之前又有大王也謂王業之所基不在於是而可乎夫惟大王王季文王既没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是以武王繼之實能配彼在天之靈於鎬京焉則武王之繼三后謂非王業之所成而可乎詩人於此原其始而歸美於三后要其終而歸功於武王則夫任繼述之責者其必知所法矣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言配命成王之享叶季尤反

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

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能使天下之人皆信若暫合

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輔氏曰此

得以對彼三后於鎬京者以其能起求先王之德而

繼之又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愚謂求德配命非二事先王之德即是天理繼先王之德而加以悠久之誠則天理無間而德極其盛積

中發外自然乎合民心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可謂成
王之學矣成王之學如此故能對彼三后之神于
京也其曰作求猶曰仰而求之耳輯錄解頤曰王配
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求言配命是以入而合
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王而為
一有以配合乎天而配於下之心復與天性而為一此所
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
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
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既有以配對
於先正復有以配合乎天命則王者之德著於下而
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下
交孚而其為信也成矣

○成王之學下土之式求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

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前其孝可

為法耳輯錄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

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孝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德

耳何足法哉

上章因王配于京推之見武王能求德

推之見武王能求德而不忘而得天下之心求德即是

孝之事求言配命即孝思之不忘也求言孝思如此

則其孝出於真誠而天下皆信之可謂能成王者之

孝矣輯錄解頤曰長言孝思而不忘者一飲食之頃

而如見於庭無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

而如見於庭無一坐作之頃而如見於牆一陟降之頃

有時而忘之則是勉強矯偽之法哉

所為也而豈足為天下之法哉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求言孝思昭哉嗣服叶蒲

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此則

信之之驗也輯錄益稷蔡傳云天侯維服事也。○言

天下之人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

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此又因民心愛戴武王而推見武王之能孝思嗣服

按下高是收徵上文三深
嗣服正所謂借借也孝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則德先之
昭著于天下維止一身一家
之孝而已故曰昭昭嗣服

至此反覆其詞又以前章之意詳言之蓋美其善於
繼述而得天下之心也順德者民之順德也上以孝
思感乎下下以順德應乎上感應以類於此見之
此詩見武王之孝下篇通追來孝見文王之孝二聖
人事業非得已也
以卒前人之功耳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反候古

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

後世也許猶所也輯錄詩緝陳氏曰許語助也昭武

類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

其迹則又荷天祿而不替矣此下二章又言武王之

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矣輯錄解頤曰繩

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信固非暫焉作

而巳然武王之孝乃天下之建孝尤非暫焉勉強之所

所能武王之孝如之何曰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

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如是而不受上天之

祜者之有中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秦孝

令國中曰昔我穆公布德行武東平晉亂西伯戎狄

天子致胙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美又按孝公二

年天子致胙十九年致伯二十年諸侯皆入賀秦然

則諸侯入賀之事見於穆考二十年此正秦將盛之時

也輯錄通釋曰朱子初解此下有曰遐何通佐助也

其事則猶此也但秦以力周以德耳猶上章之媚而應

蓋曰豈不有助乎云爾賀也佐也猶上章之媚而應

揚去詩亦四章所謂成王學
下士式媚一人應順德即續諸
以有天下而配于京之意此其
大業也所謂求立德永記分
永孝思昭嗣業服乃續緒者
天下之本也去其盛德也及三章
所謂德祖也即繼其盛德者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輔氏曰此詩首章言武王能繼

武王繼述之孝且法以致天下之愛戴如此後兩章
又言武王之成效大驗如此子孫能繼先王之緒
則又受上天之福多得天下之助也愚謂武王之
道繼述而已然應侯順德大著於當時受祜有佐
可及於後世效驗之大如此能配三后有以哉

所謂受天祐の方賀即誕其
大業者也有盛德斯有大業
詩曰首

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
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脉
通貫非有誤也

文王有聲通 尹橋駿音峻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
成文王丞烝哉

賦也通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丞君也○此

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

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聲聲聞也與蓋以求

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

克君也哉此章已包下三章之意求厥寧觀厥成皆

指作豐之事而言也輯錄解曰文王惟有安天下之心故能成安天下之功惟安天下之

功故能有高天下之譽即其聲之大而其功之盛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丞烝哉

賦也首章言有聲此章言有武功四章言伐崇事見

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即崇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

西南輯錄解曰大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文

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

○築城伊瀆况城作豐伊匹匪棘君力其欲體

猶作適追來孝叶許六反王后丞烝哉

賦也瀆成溝也瀆與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各

八尺匹稱去聲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輔氏曰王王

君也本稱也愚按虞夏周之書多以○言文王營豐

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築城作豐儉為之制似鍊其欲而實非也

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肇王亦勤王家先王志在安民久矣文王

○王公伊濯直音維豐之垣音四方攸同王后

維翰叶胡反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

能築此豐之垣故爾戰黎伐密文王之用兵不一矣而伐崇則其功之最著者也

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積餘也四方攸同有所歸也王后維翰

有所附也至此而三分天下有其二矣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

也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輯錄皇王維

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

作鎬京時也豐水東入於河四方來朝者皆循其道而至是武王因古人成功而自得天下

之歸往兼有作為以致之也此詩四章五章皆以四方攸同言蓋豐以前岐山之周四方攸同未可言

也豐以後鎬京之周則四方攸同又何必言矣輯錄

解頤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

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

文王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愧於

愧於神禹矣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補

北反皇王烝哉

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邠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

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補歸按林氏曰岐有

在岐西北四百餘里豐補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

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

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為

天子之學矣補教化之原也嚴氏曰四方先言西鎬京

在西近者先補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

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

而天下自服也補致然也輯錄解頤曰四方攸同皇王

維辟見武王之盡君道也鎬京辟靡無思不服見武

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攸同

師以教之而四方無不於此乎心服補則其尚德而不尚力於此亦可見矣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補良反維龜正盈反諸之武

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考稽補輯錄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

齊衆志也洪範稽補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補於

以定其居決之於龜以成其事始終致真張子曰此

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補非以狗一已之私也必考

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為能致其決惟武王為能

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周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

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反詒厥孫謀以燕

翼子行樂武王豈不仕

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去聲燕安翼敬也子成王也燕

翼子敬其事以安其子也語倒如○鎬京猶在豐水

下流故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

此用人物各有所事為興而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

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遷都定國

昆也漢武帝嘗謂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語意蓋若此

類解銅解頤曰豐水則有芑矣而武王豈無所事乎

水之流不窮則其生物亦無窮也聖人之德無窮則

於翼子曰燕則所以安之者亦至矣彼苟一時或曰

賦也言豐水之傍生物繁茂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

我但以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而不遷耳書

文王繼志述事也謀孫翼子武王創業垂統也一者

以卒前人之業一者以定後人之業此遷豐遷鎬之

本意也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皇王維辟

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

終之無難也此自皇王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

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此自

不服言此詩以王后皇王為文武之別號夫

前文王有其德矣而繼以王后兼稱之則有

其德而位未稱也稱為皇王有其位矣而復舉

意也錄輔氏曰每章皆言燕哉以此或詩人之

獨以其數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

之知其必如文王武王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
宜也故其丁寧不一而足耳孔氏曰上四章言
文王之世下四章言武王若天下服四方定錫
京安後世之事○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
祭事約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朱子曰詩中
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
本其伐功耳觀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通釋曰
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黃熟自落下來通釋曰
允文文王而有此武功則非不足於武也桓桓
武王而錫京辟離則非不足於文也所謂一張
一弛文王之道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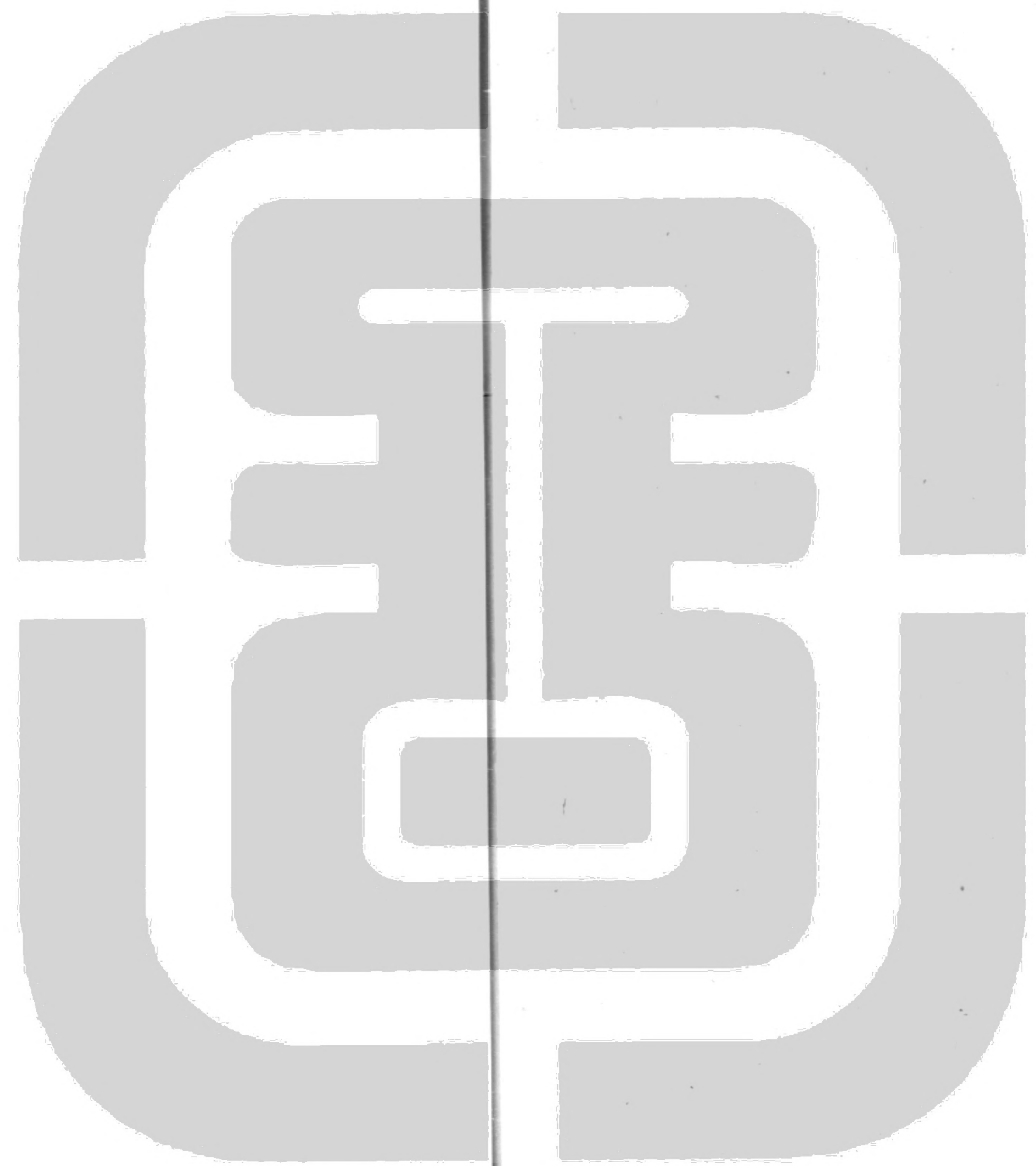
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以下為成王周公

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即云文王在上則非文

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

大明有聲并言文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

時所作也蓋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也
此什皆為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程